

唐鑑音註

113  
598  
5





13  
598  
5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七

丙山文庫

順宗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丈郵氏寄

永貞元年二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塩  
鐵轉運使戊子以王叔文為副使先是叔文  
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  
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職人心不  
能服籍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  
易可制故先令佑王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

唐鑑卷之十七



之

臣祖禹曰易曰咸其股執其隨徃吝象曰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易咸

卦九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皆言

制於人而無所能為也見前杜佑以舊相

不恥與小人共事而為之用其可賤也夫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

乞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

食白饌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韋執

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

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遂巡慙赧竟起迎

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

筋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

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

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

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



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臣祖禹曰孔子曰行己有恥可謂士矣語

四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孟子曰人不可

以無恥恥之於人大矣孟盡心人不可無恥無恥之恥無

恥矣又云恥之於人大矣賈耽鄭珣瑜當

小人用事而為相碌碌無補知其不可引

疾而去能知恥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

間哉

右順宗自正月即位至八月傳位於憲宗明

年崩年四十六

憲宗

元和元年正月帝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

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

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

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

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



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帝深  
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  
黃裳啓之也

臣祖禹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上  
占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上者不得而滅  
絕也王畿不過千里其外皆以封國  
禮夏  
大司  
馬掌邦國之大法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乃  
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方千里曰國畿  
故王者不勤於德則諸侯強大其理勢然

也唐之藩鎮本起於盜賊其始也天子封  
殖之又從而姑息之並見  
上註至於不可制人  
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不畏威  
猶反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  
哉

二月帝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  
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  
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



勤固不可有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  
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  
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  
不獲哉故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  
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  
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  
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殮皆無補於當時取  
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勞也所務非其

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  
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未理不亦難哉帝深  
然其言

臣祖禹曰晁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  
能及故有親事

刑名於錯之學本刑名之言也

或稽其說以諛人主至使為上者行有司



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前劉向傳對賢人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為上而行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為也一縣亦不可為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為也黃裳之相憲宗其知所先務哉

二年帝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責其尤者一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夜度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志比毗志什無一二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帝善其言而止



臣祖禹曰李絳言人主不可不求諫人臣  
多莫敢諫其曲盡上下之情矣舜曰予違  
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書益稷禹曰云云帝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安國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有後言我不可弼以舜之聖而未其臣下如此恐其不  
諫也况於後世之君乎

十一月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  
進諫者猶往覆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

臣宜卿當十論朕但一二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太宗納諫厲其群臣其  
有意於貞觀之治乎夫能自防如此庶可

以寡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文王詩王

之蓋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毛氏云聿遠也憲宗有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帝英威為子季友  
求尚主帝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  
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帝曰此非



卿所知公王適季友恩禮甚盛頓出望外大喜頃之帝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頓遂奉詔

臣祖禹曰天子之於天下其為政必可繼也憲宗不愛一女以悅于頓天下藩鎮焉得人人而悅之孟子云古之王者所與為婚姻而嫁以女者必先聖之後不然則甥舅之國也頓方命不朝而天子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

三年九月以戶部侍郎裴垪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德宗不在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用事帝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擇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垪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垪亦竭誠輔佐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垪獨賞之



臣祖禹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爲己在  
又引天下之賢者使之諫其君此愛君之  
至者也佞相不惟諛諂其主又惡人之諫  
恐其爲己不利此賊君之大者也人君欲  
知相之賢佞曷不以此觀之乎若裴瑄者  
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任矣  
四年正月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  
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

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瑄薦藩有宰相器帝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綱循默取容二月  
罷綱爲太子賓客擢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藩知無不言帝甚重之

臣祖禹曰憲宗以循默罷鄭綱以忠直相  
李藩責任如此可謂正矣其中興唐室不  
亦宜乎

帝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欲令



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請出官人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及嶺南黔中福建掠賣人為奴婢閏月已酉制降天下繫囚餘皆如臣之請已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臣祖禹曰古之救災必施舍已責逮鰥寡賑之絕至漢之時恤民者猶賜之田租前

紀二十一年九月詔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一年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二年

詔除田之租稅食貨志文帝賜民十二年租稅之明年除民田之租稅孝景二十一年令民無田稅後世人君惟赦有罪及賞

有爵而已德澤不加於百姓也絳居易以為欲令實惠及民無如減其租稅使憲宗詔令不為空文賢人之謀豈不信哉

四月帝欲葺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朝廷自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瑒李絳以為未可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帝意



奪裴瑒權自請將兵討之帝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奉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瓘親近信臣宜委之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帝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瓘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

臣祖禹曰憲宗以李拭逢迎其意謂之姦臣可謂明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瓘之不可將哉將去聲下同而必將承瓘是不能

以公滅私書周官以公滅私民其允懷以義勝欲也夫

不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小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大已為不止則邪之招也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已哉

七月帝密問諸學士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李絳等對曰群臣見



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躁之人  
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  
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  
思之河北之勢與一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  
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  
李錡獨生在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關錡徒以貨  
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  
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

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懷其  
累代煦嫗之恩嫗於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論  
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之又鄰道平  
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  
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  
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  
窺竅其爲憂可勝道哉濟及季安與承宗事  
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



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患在狃於一勝而欲事  
所難不知敵之彊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  
戰不克喪威長寇征伐不息或起內患德  
宗奉天之亂是也夫根深則難拔疾固則  
難攻亂日淺者治之亦易亂日久者除之  
亦難先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車攻詩宜  
王能內修

政事外攘夷狄復其為之有本未圖之有  
文王武王之境上

先後是以無欲速輕舉之悔也

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  
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  
道行營兵馬使諸路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  
士白居易上奏以為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  
之兵專令中使統領今承璀之任乃制將都  
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



都統自陛下始平時時諫官御史論承瓘職名  
大重者相屬帝皆不聽戊子帝御延英殿度  
支使李元素塩鐵使李鄜京兆尹許孟容御  
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  
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帝不  
得已明日削承瓘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  
慰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中官爲大將此亂政也

然其群臣皆以爲不可彊諫而力爭者相  
屬于朝此則治世之事也亦足以見其賢  
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君過舉而  
下莫敢言如皆莫敢言則至於亡而不自  
知也

田季安將出兵邀王師幽州牙將譚忠爲劉  
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今王師越魏伐  
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



甲而多出秦甲君知為誰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若帥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及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海河鑒前之敗必先伐魏矣

臣祖禹曰朝廷伐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義也必與天下之賢者共為之嘉魚詩至誠樂與賢者共其人之其克以天下其不克以天

下天子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宰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夫天子之功在於用人而不自

用伊尹者湯之功

伊尹商湯臣

用傳說者高

宗之功

傳說高宗臣

用十亂者武王之功

周武王有

亂臣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散宜生南宮适太顛閎夭及文母十人用周公者成王之功

周公成王叔父相成王治太平未聞獨用家臣而後功由己出也憲宗一將



承璫而天下之人已見其情知其將以誇服臣下人君之舉動可不慎哉

五年帝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片祖禹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

相書酒誥自成湯至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安國云從

成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能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也其稱

中宗曰嚴恭寅畏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

民祇懼不敢荒寧太王王季曰克自抑畏同上惟我周太

王王季克自抑畏安國云太王王季即祖皆言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詩曰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大明詩小心翼翼夫為

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

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憲宗畏直臣之

諫而不敢盤于遊畋書無逸其可謂賢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七 畢

唐鑑卷之十七

十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八

憲宗

七年帝嘗問宰相負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在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臣得以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帝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二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



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臣祖禹曰人君患不從諫人臣患不納忠人君唯不從諫也是以君子日諫小人日親君子立人之朝豈以諫而遂易其心哉易如有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責者不失其言孟公孫丑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君從之亦諫也君不從之亦諫也諫而不入則

去之臣之義也君惡正直而說諂諛謏然而

未嘗殺一正士戮一諫者也而其臣懷祿

畏罪而不言則曰君不能從此孟子所謂

賊其君者也孟離婁謂吾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憲宗之責

宰相以其未盡人臣之義乎

李絳或久不諫帝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邪

將無事可諫

臣祖禹曰憲宗可謂能自克矣書曰僕臣

唐鑑卷之二十八



正厥后克正書罔命僕臣正厥后克夫能

未諫如此豈非親正直之益乎說曰后克

聖臣不命其承書說命傳說告高宗曰后

祇若王休苟能悅而從之又責以求之何

患乎臣之不諫也

李吉甫嘗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之柄不可偏

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

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對

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

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後旬餘于頃入

對亦勸帝峻刑又數日帝謂宰相曰于頃大

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

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

臣祖禹曰守位以仁易繫辭何以不聞以

威有罪而刑之曰天討書皋陶謨天討有

先王豈敢輕重於其心哉故書曰惟我在



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書泰誓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孟子

引書之言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其言刑在人而

不在已所以為無私也然則人君患無德

不患無威人臣勸之以峻刑是納君於惡

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語十憲宗懲

于頔之姦謀其可謂知言矣夫如是邪說

何自而入哉

十月李絳上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

日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

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

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

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復有此

將何以給之帝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

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

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

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



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實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帝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郟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

臣祖禹曰憲宗不愛府庫之積以慰魏博

三軍之心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其德厚如此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

宗御失其道楊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狙

狙詐咸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况

不懷之以德而臨之以兵其能有之十年乎

帝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



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  
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  
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  
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  
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帝曰誠如  
卿言

臣祖禹曰孔子曰舉爾所知

語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

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捨諸

宰相之於人才苟知之也則內雖親不避

外雖怨不棄也

記儒行儒有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

其行

罰也亦然凡其功罪所在而無間其親與

讎若權衡之於物輕重不私焉

記經解猶衡之於輕

重則至公矣安得斯人者而相其君哉私

親而報怨者固不足言矣其有避嫌而矯

枉者親則廢之讎則德之豈不有心於其

間哉是亦私而已矣人君多疑臣下之私



其親故而其臣亦鮮不為欺記曰上人疑

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記緇衣上人疑則百姓惑

下難知則君長勞鄭氏云難知有奸心也是以上下兩失之也

八年正月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帝前權德

輿居中無所可否帝鄙之罷守本官

臣祖禹曰德輿依違中立無所適從自以

為得固位之術矣且於同列猶不敢忤而

況於君乎苟無所發明則焉用彼相矣語

六則將焉用彼相矣焉於更切憲宗黜之足以厲其臣下

豈不明哉

九年二月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為禮

部尚書初帝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

監軍至是帝召還承璀先罷絳相甲辰承璀

至京師復以為弓箭庫使左神策中尉

臣祖禹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

立於朝故其言足以信於君行足以信於



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是何以為國之重哉

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及度為相奏言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臣祖禹曰易曰巽而耳目聰明

易鼎卦聖人亨以享

上帝大享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

言人君養賢之效也詩

曰周爰咨詢

皇皇者華詩周爰咨謀周爰咨詢周爰咨度

言人臣事君之職也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聳聳其大臣而可以為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並見前註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

唐鑑卷之七



有可托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己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

蒙蔽

欺也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二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帝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帝不為之止弘靖乃求

罷明年正月以弘靖為河東節度使

臣祖禹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

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恒冀卒終也併力淮

西如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

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十二年十月李愬擒吳元濟裴度入蔡州以蔡州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



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晝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臣祖禹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爲暴而唐之爲仁故能變獷戾之俗獷也爲驩虞之民孟盡心王者之民驩虞如

也虞讀如娛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歟

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東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澠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



所與問訊書，少誠束而示衆，曰：此皆公卿，囑全義書云：破蔡州，曰：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為賊用，雖中土風俗，積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

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

書皋陶謨

一日二山萬幾安國云兢兢業業，危懼也。慎其所以守之者

也。

初，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李鄘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以為相，鄘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鄘泣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十二月，鄘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



皆辭疾不見，鄜固辭相位，明年以鄜為戶部尚書。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

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前賈誼傳疏舉管子之言，管子之言，管子之言，管子之言。

國有四維，禮不踰重，義不自從，事廉不蔽，惡恥不從，在。夫士之有恥

所以重朝廷也。况為天子之相，而可以無

恥乎？李鄜不與宦者結，而其進由之，以為

垢污，卒辭相位，可謂知耻者矣。若夫為大

臣而不自重其身，媚左右，近習以固寵，頑

鈍無耻，見利忘義，聞鄜之風，亦可少愧哉。

十三年，淮西既平，帝浸驕，後戶部侍郎判度

支皇甫鏞、衛尉卿塩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

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

結吐突承璀，九月，鏞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

並同平章事，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市道

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群極諫，其不可，帝不



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未自退，不許。度復上疏，其略曰：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為朋黨，不之省。

臣祖禹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

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於掌。孟梁惠上猶何征而不克，何為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十四年，淄青平。裴度纂述蔡邕用兵以來帝



唐鑑卷之八  
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  
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不許

臣祖禹曰憲宗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矜此

大禹之德也

書舜謂禹曰汝惟不矜天下

莫與汝爭功

豈不賢哉其行已如此而不勝其

驕侈之心卒任小人以隳盛業何其撥亂  
之易而守成之難耶蓋危則懼懼則善心  
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

禍患常生於所忽也

三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  
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  
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鄴使刺  
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  
以一郡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  
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以刺史領之四  
月詔諸道節度使都團練防禦經略等使所



唐鑑卷之十八  
一十四  
統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為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臣祖禹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異於無郡縣乎是以為洪者必

關盛衰

揚先知聖王之法未嘗不閱盛衰也

使一縣之眾必

由於令一郡之眾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

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網網

之相維

書盤庚若網在綱細有條而不紊

臂指之相使矣

唐陸贄傳

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

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

郡縣愈弱藩鎮愈彊橫海一帥制之得宜

而數世順命况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



亂之有哉

八月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  
崔群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  
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  
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  
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  
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  
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

乃杜稷無彊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臣祖禹曰天下治亂係於用人明皇之政  
昭焉可睹矣崔群以退張九齡任李林甫  
為治亂之所分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  
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孟公孫丑聖  
復起必從

矣  
五言上句

十五年正月帝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徃  
徃獲罪有死者人皆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



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訖賊但云藥發人莫能明也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暉為太子帝不許及帝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憂之帝崩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暉臣祖禹曰憲宗伐叛討逆盪平河南唐室威令赫然復張而變生於左右近習身陷

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

唐本紀贊憲宗剛明果斷自初

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彊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及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於德宗可不為深戒哉可不為深戒哉

右憲宗在位十六年為陳弘志所弒年四十

三

臣祖禹曰陳弘志弒憲宗而穆宗不訖賊故舊史於憲宗之崩疑以傳疑舊紀曰時帝暴崩皆



言內官陳弘志弒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云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志等弒逆憲宗英威在人內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云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茲事曖昧終不能測其虛實故但云暴崩其後文宗謀誅宦者本討元和之亂舊史官曰以累世變起禁門尤側目

於史官故盡除之宜宗追怨穆宗以為預謀窮治逆黨誅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弒則無疑矣臣故正其事曰為陳弘志所弒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八畢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九

穆宗

長慶元年二月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善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與



焉而及第者鄭朗尊之第裴讓度之子蘇巢  
宗閔之婿楊殷士汝士之弟文昌言於帝曰  
今歲禮部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  
節得之帝以問諸學士德裕積紳皆曰誠如  
文昌言帝乃命中書舍人王起莘覆試四月  
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  
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  
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

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

德裕宗閔各分明黨吏相傾軋垂四十年

臣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其陵二部相

譏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

後黨錮傳序初相帝為蠡吾侯

受學於其陵周福及郎帝位擢福為尚書  
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  
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  
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  
隙由是其陵有南北部黨之譏因其流言  
轉入太學諸生二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  
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譽學  
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



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河內張成弟子牢脩  
上言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  
徒更相驅馳其為部黨誹謗朝廷疑亂風  
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  
告天下使同忿嫉遂收膺等其  
辭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

二十餘年

海內塗炭  
同上凡黨事始自其陵汝南成  
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  
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

唐之朋黨始於

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  
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群臣有黨由  
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

忠讒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

之也是以穆宗以後權移於下

唐本贊唐自穆宗以

來八世而為宦朝無公政士無公論爵賞

僭濫刑罰交紛士之附命者不入於牛則

入於李不憂國家之不治而唯恐其黨之

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

同上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

之流遂其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  
上曰三君次曰八俊實武劉淑陳蕃為三  
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  
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之八俊俊者



言其人之俊英也

厲名節立廉恥以抗權邪者斯為下矣何則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為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標士高切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十月河東節度使裴度討幽鎮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

有寵於帝每事咨訪焉積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為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明撓敗軍政撓上聲又奴教切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闡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闡患大小



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又曰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帝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積為工部侍郎積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臣祖禹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賢使能周

室中吉甫征伐於外六月詩宣王征伐也

伐獯狁故其詩曰文而王之宣王之所與處者武吉甫萬邦為憲

張仲孝友也同上侯誰在夫使文武之臣矣張仲孝友

征伐文武見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上註

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

能成功也苟使檢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

吉甫無以成其功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

以致中興者車攻詩宣王能內順治而外

嚴威也記聘義用之於穆宗庸昏姦諂在



側相無詩小人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先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勝也可不為深戒哉

二年先是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盧龍歸朝廷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涿音請除張弘靖為節度使平薊媯檀為

一道媯音請除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盧士玫為觀察使玫音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燕平聲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



匹然後削髮委去是時帝方醜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攻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旬衣食句與同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友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弘靖驕貴莊默自尊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所辟幕僚韋雍

輩多年以輕薄之士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誦責吏卒誦呼軍中人人怨怒雍欲杖小將不服士卒因作亂囚弘靖殺韋雍等推朱克融為留後初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朝廷以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弘正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俊俊魯性剛褊無



遠慮謂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  
 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  
 膏肉輦魏鎮之貨以供兄弟子姪之費河北  
 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武市切賜成德軍  
 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  
 王庭湊潛謀作亂激怒士卒魏兵既去庭湊  
 夜結牙兵謀於府署諫蘇到切殺弘正及幕僚元  
 從將吏并家屬二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崔

凌於崔植為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詔  
 起復田弘正之子前涇原節度使布為魏博  
 節度使又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  
 討庭湊帝自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  
 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乃議  
 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  
 輕重請赦克融專討庭湊帝從之以克融為  
 盧龍節度使田布以魏兵討鎮魏與幽鎮本



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搖心魏博先鋒兵馬使史憲誠陰蓄異志離間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幽州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欲布行河朔舊事布無如之何遂自殺衆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詔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帝之初即位也兩河

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直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亡帝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三將不得專踰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



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脇王將以罪歸之悉擇  
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  
敗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  
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度徒各反唯督令速戰中  
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  
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  
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  
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

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  
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  
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  
亡不能復取

臣祖禹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  
其人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唯不能有  
而并魏博失之并平聲或作併由宰相非其才也  
其得之也以相其失之也以相相者治亂



之所繫

唐李德裕傳治繫於所信任

豈不重歟

右穆宗在位五年崩年三十

敬宗

寶曆二年正月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自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且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拾遺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自來其心可

見帝雖年少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孔子言衛靈公無道而不喪曰

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

旅夫如是奚其喪

語十四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

奚而不喪子曰中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其國獨有入也敬宗在童足以取亡

詩狂童恣

行行而能不惑茲言復相裴度雖其身不



免而社稷有王天下未亂由得一相故也  
賢人所繫豈不重哉

帝遊戲無度狎暱群小

暱盡質切

善擊毬好手搏

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

令

去聲

召募力士

召口呼切

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

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

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

月辛丑帝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

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

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

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帝於室內劉克明

等矯稱帝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

王悟勾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

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

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

簡梁守謙定策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



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  
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癸卯以裴度攝  
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甲辰見諸  
軍使於少陽院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

臣祖禹曰裴度位為上相安危所繫

唐本傳威

望德業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  
以身繫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君弒而不

討賊君立而不預謀官闈有變而外庭不  
知惟宦者所立則奉以為君耳且一日之

間而二易君王廢置皆由宦者不關宰相

則安用大臣矣唐之綱紀於是大壞以度

之勲德處之猶如此

唐本傳韋處厚疏裴  
度元勲巨德文武兼

備若位若廟委參決  
必使畏威幽鎮自臣而况不賢者乎

右敬宗在位三年為劉克明等所弒年十八

臣祖禹曰周公作無逸曰在昔商王中宗

享國七十有五年

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

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高宗五十有九年



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  
征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  
怨肆高宗享國 祖甲三十有三年 同上其  
五十有九年 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  
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  
享國三十 有三年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同上自時  
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  
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  
壽或十年或七八年 夫人君在位之淺深  
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享壽之多少繫其治之逸勤德之薄厚不

可不知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九甲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九

文宗

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

去聲

建置天

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

月帝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

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闈將變社稷

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

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



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  
官柰何以藝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  
牆茲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又曰  
忠賢無腹心之寄閤寺擅廢立之權陷先君  
不得止其終致陛下不得止其始又曰陛下  
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屏音餅制侵凌  
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  
其所宜憂既不能治其前當治於後既不能

正其始當止其終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  
應計行而身戮孟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  
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賢  
良方正裴休李邵等二十二人皆中第中竹仲切  
考官馮宿等見黃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  
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  
政抑之李邵上疏自以所對遠不及黃乞回  
所授以旌黃直不報黃由是不得仕於朝終



於柳州司戶

臣祖禹曰宦官脇制天子自宰相以下莫

敢指言劉蕡布衣無一命之寵斗升之祿

而懷忠發憤極言其禍可謂直矣公卿大

臣豈不愧哉夫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

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其智必有所發其

才必有所施不使之汨沒死而後已也聖

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易咸卦聖人感人心歛

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

前劉向傳賢人在位則引其類

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為國之有則賢

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民得其所民得

其所則物得其所矣若蕡之直用之於諫

爭之職爭去聲糾正之任糾與舉而寘之高

位則蕡之所有皆在朝廷矣唐則不然抑

遏之廢斥之使天下之口莫不稱其屈名

塞大地選班固賓戲聲而身老巖穴卒不



為世用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

七年宰相李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内

難淄音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者

皆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邇使天寶之末

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

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

肉者由聚於一官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

書聽宗室年高屬疎者出閣且除諸州上佐

使携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

因陛下去之海内孰不欣悅帝曰茲事朕久

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

月庚寅冊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

授緊望州刺史上佐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

罷

臣祖禹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于天

下夏商天命雖改而祀宋之祀與周並傳



祀夏之後宋殷之後也其子孫歷千白歲不可得而

滅絕也後世人主疑其骨肉寧為他人侮

之唯恐同姓取之禁錮家室甚於縲囚縲繫

也其國未亡而剪落枝葉以蹙其本喻本

根同姓喻枝葉蹙顛仆也史諸侯年表高祖子弟同姓而為王者九國推恩分子弟

國邑強本幹弱枝葉前諸侯王表周封國

八日同姓五十有餘親親賢賢深固根本

為不可故自魏晉以後一姓有天下遠者

百餘年近者數十年而苗裔湮滅祀質無

主由其疑忌骨肉故也有唐之後五代之

際口無聞焉者其祖宗之所致歟

九年十一月帝與李訓鄭注謀誅中官訓及

王璠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誅中官不克訓

出奔仇士良等知帝預謀怨憤出不遜語帝

慙懼不復言士良等遣禁兵露刃出閣門逢

人即殺死者千六百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

地擒王涯賈餗舒元興等繫兩軍或斬李訓



首送京師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  
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軍出兵三百人  
擁賈餗舒元與李孝本獻於廟社徇于两市  
命百官臨視斬於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  
門外梟許驕切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時  
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帝不預  
知鳳翔監軍斬鄭注獻其首梟之滅其族仇  
士良等各進階遷官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

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脇天子  
下視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焉

臣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弑逆欲除其偏  
偏與驅同迫也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綱紀

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

有司書康諾元惡大愆正典刑而已矣詩大

雅尚有乃與訓注為詭譎之計欲用甲兵

於陞城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



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

史高祖紀今置將不

善一敗塗地

社稷幾亡

幾僅也平聲

非徒無益而愈

重禍

孟公孫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蓋自古不用君子而

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唐本贊文宗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終困以此其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王崇曰李訓欲先誅宦官及復河湟意果而謀淺文宗以為然太和元年十一月帝御紫宸殿韓約奏甘露降含元殿顧中尉仇士良等驗之訓因欲閉之宦人使無逃者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因曰急矣既

扶輦入東閣捕訓黨千餘斬之宦豎等知事連天子相與怨憤帝懼獨小語士良等憤怒屢欲廢帝乃於半夜置帝於一小殿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自是鬱鬱不樂至棄天下

開成元年帝自李訓之敗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設宴享聲伎盈庭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十月帝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帝曰朕



每讀書恥為凡王他日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臣祖禹曰文宗欲除宦官之偏以清宮闈

正紀綱有其志而無其材闇於知人是以

取敗雖恭儉寬厚勤於庶政唐本贊文宗恭儉文雅出

於天性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相率漏下十一刻以其時君較

之身無過行行去聲而主威益削國命

益微憤懣憂鬱至於沒世孟子曰徒善不

足以為政孟南婁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文宗

之謂乎

四年十月帝疾以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

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王墀對

曰堯舜之王也帝曰朕豈敢比德堯舜所以

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

王豈可比聖德帝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



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始不如因泣下  
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臣祖禹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

發榮辱之主也

易繫辭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近見乎遠言行君子

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文宗欲立

非常之功為高世之主

前武紀詔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

人發而不中

孟公孫且發而不中不怨勝也者中去聲

危辱如

此自取之也豈不可哀哉

五年正月帝崩武宗即位九月以李德裕為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  
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  
良或為欺罔王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  
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唯裴延齡輩宰  
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  
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  
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托堅定不移則天



下何憂不理哉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唯以一相總天下之

務荀王霸篇論一相而在使之使臣下百

也職莫不宿道向方而務是失人王之職

是以治出于唐禮樂志二一代治出于政無多門

左傳晉苟非其才則退之而已矣不以小

臣間之讒慝疑之所以重責任也德宗之

時宰相失職故其政謬亂德裕欲先正其

本而後圖所以為治其能致會昌之功成

蓋以此歟

武宗

右文宗在位十五年崩年三十三

會昌三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

積秘不發喪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積

為留後帝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

回鶻鶻與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



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有頃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繼襲使李緄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軍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扈音累上表迫脇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

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積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魏鎮不與之同則積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無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



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帝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帝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口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

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五月下詔討稹以王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七月帝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魏鎮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橐鞬橐音高鞬居言切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



興以來未之有也。同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臣祖禹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為唐患。憲宗雖得魏博而穆宗復失之，是以朝廷惟事姑息。記檀弓：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幸其不叛斯可矣。豈得而使之也？至於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而為臂指之用。唐陸贄策：都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指如指。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

楊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

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揚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

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人主

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哉？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

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

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

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



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  
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臣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己之

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為而不止則小人得

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悅耳目足蕩

君心哉又有甚焉者矣或殖貨利書仲虺

殖貨利或治宮室書序好治宮室或開邊境或察臣

下隨其君之所好皆所以竊權寵也人君

樂得其欲而不知其為天下害是以政日

亂而不自知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

免斯患矣

八月帝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

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

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

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

威以明刑孰敢哉帝善之



臣祖禹曰易曰天下之動負夫一易繫辭

動負夫一者也朝廷者四方之極也詩殷頌京邑翼翼四方之

中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

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

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

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

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

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記禮運王中心無為以守

也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則不容於詐矣

豈不約而易守哉楊君子簡而易字也

四年八月邢洛磁三州降下江郭誼殺劉稹

傳首京師潞州平初李德裕以貞元以來將

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彌令下軍前者

日有三四字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

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

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



其在陣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揚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有衛有功隨例霑賞一樞密皆以為然白帝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彌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方略故所

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之時

臣祖禹曰治天下之繁者必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至靜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擾於內則本先搖矣何以制其末乎是故彌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



唐鑑卷之二十一  
一六  
撓此所以能成功也

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嘗向諭之  
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  
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  
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  
主乎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  
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  
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

者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臣祖禹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  
諄而告教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  
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  
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戒敕之  
辭也是以加兵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  
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  
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右武宗在位六年崩年三十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一

內山文庫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9008